



杨小佛先生懂经济,又好文史。如今,他虽已届100虚岁,依然经常在家中翻阅其父杨杏佛留下的文字图片资料,一有发现,便马上给我打电话,邀我到他家“吃中饭”。我知道,杨老又有新发现了。

今年8月的一天,我接了杨老的电话,兴冲冲地去看望他。一进门,杨老就高兴地告诉我,他在父亲的一包资料中,又看到两张字条,一张是徐志摩1931年11月18日写给他父亲杨杏佛的,另一张是杨杏佛写的题为“志摩绝笔”的纸条。

这是怎么回事呢?杨老看我有疑惑,便要我坐下来,听他慢慢道来——

1922年徐志摩与原配张幼仪离异后,不久即与陆小曼结了婚。陆小曼虽是才女,却不幸染上了阿芙蓉癖,开销很大。尽管徐志摩在上海一所大学任教,薪金已不少,但仍不敷陆小曼花销。无奈,徐志摩只得托人介绍到北平等地大学兼课。1931年11月19日,他去北平出席林徽因的演讲会,搭乘免费的邮政飞机。不料飞机失事,机毁人亡。

杨老说,他父亲与徐志摩是好朋友,很关心徐志摩的生活处境。这次,徐志摩离沪前特地到他家向杨杏佛告别。不巧,他父亲外出有事不在家,于是,徐志摩特地留下字条告别。

徐志摩写道:才到奉调未晤为怅,顷去湘眉处。明早飞北京,今不复见。北平闻颇恐慌,急于去看看。杏佛兄安好。志摩

噩耗传来,父亲杨杏佛十分悲痛,深悔当日未能与徐志摩见上最后一面。那几天,父亲反复阅读着徐志摩留给他的字条,然后,提笔写下了“志摩绝笔”的题目及以下一段说明文字:

志摩于二十年(1931年)十一月十九日下午二时在山东党家庄附近之开山飞机遇祸,此为其十八夜六时半过访不遇时所留之手笔。当晚在湘眉处狂谈至十二时始归。翌晨八时即北飞。毓武云,志摩晨起即赴飞机场,十分匆促。故知所书为绝笔也。

二十年十一月廿一日 铃笔  
杨老说,父亲按时间推算,认为徐志摩写给他的这张字条,应当是徐志摩的绝笔信了。

说罢,杨老拿出两张字条(影印件)推到我面前。我仔细一看,果然是徐志摩和杨杏佛的亲笔字条。我感慨地说,您老真了不起!100岁了,还在研究徐志摩,研究您父亲的朋友们。

杨老谦虚地说:“谈不上研究,只是人年纪越大,小辰光的事情就记得越清楚。依晓得的,当年徐志摩飞机失事两年不到,我父亲就被蓝衣社特务刺杀了。”说完,杨老长叹一声……

## 徐志摩的一封绝笔信

葛昆元



文饭小品

徐志摩是好朋友,很关心徐志摩的生活处境。这次,徐志摩离沪前特地到他家向杨杏佛告别。不巧,他父亲外出有事不在家,于是,徐志摩特地留下字条告别。

徐志摩写道:才到奉调未晤为怅,顷去湘眉处。明早飞北京,今不复见。北平闻颇恐慌,急于去看看。杏佛兄安好。志摩

噩耗传来,父亲杨杏佛十分悲痛,深悔当日未能与徐志摩见上最后一面。那几天,父亲反复阅读着徐志摩留给他的字条,然后,提笔写下了“志摩绝笔”的题目及以下一段说明文字:

志摩于二十年(1931年)十一月十九日下午二时在山东党家庄附近之开山飞机遇祸,此为其十八夜六时半过访不遇时所留之手笔。当晚在湘眉处狂谈至十二时始归。翌晨八时即北飞。毓武云,志摩晨起即赴飞机场,十分匆促。故知所书为绝笔也。

二十年十一月廿一日 铃笔  
杨老说,父亲按时间推算,认为徐志摩写给他的这张字条,应当是徐志摩的绝笔信了。

说罢,杨老拿出两张字条(影印件)推到我面前。我仔细一看,果然是徐志摩和杨杏佛的亲笔字条。我感慨地说,您老真了不起!100岁了,还在研究徐志摩,研究您父亲的朋友们。

杨老谦虚地说:“谈不上研究,只是人年纪越大,小辰光的事情就记得越清楚。依晓得的,当年徐志摩飞机失事两年不到,我父亲就被蓝衣社特务刺杀了。”说完,杨老长叹一声……

10月18日,新民晚报客户端夜光杯频道的“晨读”推出拙作《上海爷叔》后,那天,我几乎处于忙着回复朋友的议论之中。施教教授发来一段话:品读中,眼前不由得浮现出一位“上海爷叔”活跃在我们生活中的身影,他们是我们从儿时起的尊重、敬仰、学习的人物,像我们的爸爸,我们的老师,我们的师傅,我们的领导……

当然,也有一些朋友说,上海爷叔没这么好,比如有的是欺软怕硬,对老婆小囡发脾气爆粗口,在外碰到凶狠者,头被打破也不敢吱声;有的俗气贪婪,穿着睡衣逛市场一把青菜还还价,一言不合就“吵相骂”;有的戾气猖狂,在路边小店喝豆浆吃油条时还会“介介”脚癖;有的目中无人,公寓电梯里腾云驾雾……

其实,诸如此类者,到处都有,绝非上海特产,他们难入主流,抑或属不称职的上海男人,更戴不了“上海爷叔”桂冠,他们不仅不够格,还常被称为上海“缩货”“无赖”或“赤佬”。

在加拿大无人烟的育空地区,有三条著名的公路:阿拉斯加公路、克朗代克公路与丹普斯特公路,阿拉斯加公路与克朗代克公路是风景如画的公路;丹普斯特公路则是一条危险系数高的公路。我们有幸于2017年秋季在这三条公路上,进行探险自驾游。

阿拉斯加公路曾是战略公路,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偷袭珍珠港,美国决定派军队在加拿大境内独力修建阿拉斯加公路。1942年打通,1943年通车。战后,加拿大政府花1.23亿美元向美国政府赎回。

阿拉斯加公路与克朗代克公路都是著名的景观公路,但就景观元素丰富性而言,克朗代克公路更胜一筹。

白马(Whitehorse)至道森(Dawson)公路,是史上著名的淘金之路,一般称克朗代克公路北部,全程长530公里。虽然公路上大多数里程段为无人区,没有手机信号,但全程有六七个加油站,所以风险系数中等,平均30分钟以上就有车辆交会。

克朗代克公路的两旁:清澈的河流,静谧的湖泊、金黄的树林、绚丽多姿的山坡、远处连绵的山峦,以及朗澈的蓝天白云,构成了长达530公里的山水画卷,汽车就是行驶在山水画卷中。间断性公路上有观景台,提醒开车人可以停车看景,令人流连忘返。

白马位于北纬60度40分,道森则位于北纬64度。公路两侧景观变化规律是,随着纬度增高,车窗外树叶色彩逐渐变深。

由白马至道森的260公里处,有一名叫Pelly crossing的公路观景平台,我认为是克朗代克公路北部景观Top1。蓝天白云下,公路下方有清澈的马蹄湾型河流,近公路处是百余米宽的斑斓树林坡面顺延至河堤;马蹄湾形河流远端是莽莽无际的金灿灿树林;更远处是绵绵起伏山峦与蓝天白云相融。从公路上俯瞰,河流拐弯处,掩映在金黄树林中有好几栋房子,那是北方图原原住民的村庄,村里有一百多名原住民。

丹普斯特公路,是北美最伟大的探险公路之一,风险系数高,是一条在荒原上依靠碎石铺就的公路,有一半行程在北极圈内。除了距离道森400公里处的鹰原唯一的自助加油站外,其余全程没有手机信号、没有加油站,经过的都是无人区。公路的终点是伊努维克(Inuvik),此地离北冰洋只有100多公里。

丹普斯特公路建筑在冻土层上,所以只能是碎石路,经过夏季冻土化冻,路面必然坑洼,所以汽车时常颠簸,尘土飞扬。我们是四辆车组成的车队,开长长的下坡路时因尘土飞

当年住在石库门,隔壁那个老王在厂里做了多年的辅助工,在家里则吹胡子瞪眼,哪怕油瓶倒了也不会去扶,十足的“甩手掌柜”。有次屋里灯泡坏了,老婆早上嘱他下班时买个灯泡,他不顾不管,儿子做作业也黑灯瞎火的。第二天灯泡买来也不动手换,

## “上海爷叔”不是随便“喊喊”的

陈甬沪

老婆炒菜错把盐当糖,结果招来他摔筷砸碗。吵闹声引来邻居看“白戏”,大事做不来,小事不愿做,外面当“狗熊”,屋里充“好佬”。男人你一言我一句的,证明这种男人“吃不开”。

上世纪一篇《啊,上海男人!》曾引发争论,说明对上海男人不可一概而论。拙作里的“上海爷叔”,实是“上海男人”中的极品、骄傲与楷模,并非人人可称之。“上海爷叔”低调而有腔调,就像小区里或者马路上素不相识的行

人之间突然碰到难事,看到男性就像“救命稻草”,马上叫依一声:“爷叔帮帮忙!”如果解了难,送来方便,抑或“雪中送炭”,那么受助者会从心底里认同:这个“爷叔”真好!

那天,在北京与同行喝茶,他

那读大一的孩子知我来自上海,

立即叫了一声“爷叔好!”说的是并不标准的上海话,但一声亲切的“爷叔”,让我问起缘由。原来,念高中时他们同学一行,来上海游玩时迷了路,连问了几个行人,都不说熟悉,因为不是本地人;终于碰到一位上海大爷,结果

大爷不仅指路还带路找到借宿的旅馆,并帮着修订了上海游玩的行程;最后还告诉他们,上海人不兴叫“大爷”,而要叫“爷叔”。于是,同学们学会了这句“上海话”。

那晚累了,背脊骨板得很紧,便叫家人给我刮痧。

泛黄的手绢里,我拿出了一枚边沿锃亮圆润的铜板。随着蘸着精油的铜板在我背脊上行走,轻微的痛感溢满全身,人,浑身舒坦。

刮完痧后,我将铜板包在手绢里,再放进书柜的一个盒子,思绪便荡漾开了。

儿时的记忆在我已过五十的这个年龄,总是很顽强地生根于脑海,流淌于笔端。

那时,我们姐妹三个总是用这枚铜板,为晨起暮归的母亲刮着痧,也刮去母亲的劳累和疲惫。记得,原先刮痧的不是这枚铜板,而是

五分的硬币,硬币边沿的浅齿常常刮坏了母亲的皮肤。

那一天,远在几十里外的外婆来了,看着我们用硬币刮痧,便将这枚铜板给了母亲。

听外婆说,这枚铜板是外婆的母亲给她的。外婆出生于松江,很小的时

候就到上海市区的富人家当童养媳,临时时,外婆的母亲给了她这枚铜板,算是一种纪念吧。后来,外婆结识了在上海学弹棉絮的外公,萌生了爱情。再后来,逃婚来到了浦东泥城

镇千祥村的外公家乡。那时,弹棉絮的一根竹竿是插在背脊上的,一天下来,背脊绷紧,外婆就是用这枚铜板给外公刮痧。

这枚铜板给了母亲后,我们常为母亲刮痧,清水中倒些菜油,铜板蘸着油花,上上下下地刮去母亲的劳累。因为铜板边沿的圆润,用这铜板刮痧没有多少痛感,生产队里的许多人常常来借用。

母亲在二十多年前被我接到了城里居住,老家的房子空关着,母亲也不常刮痧了,这枚铜板似乎失落,便渐渐地消失在记

忆之中了。只是在2013年的那个夏天,因为浦东临港的建设,老家要拆迁,我便到老家清理旧物。在一个破旧的木箱里,发现了用手绢包裹着的这枚铜板,铜板的边沿依旧锃亮圆润,而那手绢已经发黄。

这枚铜板,字样显示是清朝的,算是我家最为久远的“文物”了。细抚这枚铜板,眼前飘过外婆那优雅的身影,慈祥的面容,还有母亲坐在矮凳上让我们为她刮痧的情景。清朝的铜板是铜钱,在今天失去了它的功用。凝视这枚铜板,是我情感的寄托和一生的富有。我在深想,如果浦东临港不建设,如果老家不拆迁,或许我没有这枚铜板的乡愁了。

## 一枚铜板

陈连官



一枚铜板



坝上秋影

(摄影)

沈丹锋

扬弥漫,能见度极差,必须持续不断减速,车辆之间拉开足够的距离,才能避免意外。因坑洼处可能有化冻水,所以,一会工夫,前后车窗玻璃就被涂上一层厚厚的泥巴,严重影响驾驶员瞭望,尤其后窗被泥巴涂得严严实实,必须不断清洗,才能确保安全行车的需要。

丹普斯特公路较克朗代克公路更显“路旷车稀”。我们行驶过程中,基

本上无交会车辆,所以会下意识提提速。但与克朗代克公路不同,这是碎石公路,疾驶两个多小时后,我们四辆车先后发现均有被弹起的碎石击裂前窗玻璃的开花裂痕……

这样的公路下雨驾车,转弯时就会甩尾打滑,非常危险。自驾行驶阿拉斯加公路、克朗代克公路,享受的是行驶在山水画卷中的世外桃源之美,心情惬意;自驾

我有好多群,这些群少则几人,多则几十人。有了群就要有活动。我发现这些年群要聚会,能全部到齐,几乎成了不可能的事。于是,经常有人发个“人呢”的表情包:一个很萌的宝宝,满脸的困惑。

是,“人呢”?其实,人是在的,只不过在群里的仅仅是个“假人”,真人在旅游哪!

每年的3到5月,9到11月,经常看见朋友或在群里,或在朋友圈说:我在美国的66号公路向大家问好;我今天下榻迪拜的帆船大酒店;我在澳大利亚跟袋鼠亲密接触;我在日本品味美食;我在宝岛101大楼眺望;有人干脆说,我在泰国芭提雅海滩边发呆。很多人回来说,除了非洲和拉丁美洲,世界各地到处可以看见中国人,到处都有上海人。有好几次,微信朋友圈里的“九宫格”晒了本群朋友在同一个国家旅游的照片,只不过一位在这个国家的西面,另一位在东南。

现在旅游成了常态。报摊老板说,每星期二的新民晚报特别抢手,因为有人厚厚一沓的“新民旅游”专刊,有的人买了报纸就商量开了,是去国内还是国外?是夕阳红还是豪华游?是农家乐还是自驾游?有的人成了候鸟,天热到浙江安吉,天冷到广西北海。很多人成了旅游达人,世界这么大,我想去看看;世界这么小,我想去走走。

旅游这个名词的流行也只不过是三四十年的光景。想当初,在单位评上先进,可以外出休养几天,实际上这就是旅游。那时旅游是巴士加火车,所以一般都是短途游。旅游乘飞机是件很稀罕的事情,因为乘飞机要有证明,有关方面为了满足人们乘飞机的愿望,开辟了短途乘机线路,我第一次乘飞机是在1993年由南京飞往上海,那年到南(京)镇(江)扬(州)旅游,去时乘火车,返回乘飞机。多年前,“新马泰”是个热门线路,一次旅游能去3个国家,简直是赚大发了,现在这条线路已经很少有人问津了。

这些年,旅游成了全民运动,旅友年龄跨度可以横跨几代人。我母亲在94岁的时候还乘飞机去三亚,坐商务舱,住五星宾馆,母亲说,旅游是件顶顶开心的事情。我有一个群里有建议,什么时候到联合国开一个群会议,看来并非不可能。2017年10月9日新民晚报报道:国家旅游局出境团队游系统及网络大数据显示,预计国庆长假期间出境游客数将超过600万人次,其中团队游客64.19万人次。游客从近300个城市出发,到达全球88个国家和地区、1155个境外城市。排名靠前的国家为俄罗斯、泰国、越南、新加坡、马来西亚;排名靠前的城市为莫斯科、圣彼得堡、曼谷、芭提雅、新加坡城。

## 七夕会

人呢?郑自华

人呢?不是人在旅游,就是在旅游的路上!

人呢?不是人在旅游,就是在旅游的路上!

人呢?不是人在旅游,就是在旅游的路上!

人呢?不是人在旅游,就是在旅游的路上!

## 育空自驾:旷野中的绚丽

陈宪

## 时尚